

化悲劇為奇蹟的紐約故事

一個不易被感動的都市所發生的感人「奇蹟」

07-09

這奇蹟看起來就像這樣：它看起來像是六十呎的鋁與鋼鐵塊以很怪的角度突出於冰冷的哈德遜河面上，機翼有一端連在「全美航空」沉沒的噴射客機機身，另一端則朝向天空。浩瀚的哈德遜河冷到兩岸都是棕色泥濘融雪，活像是浴缸裡堆積的一圈污垢。

在紐約這個不易受到感動的都市裡，如今的流行語卻是「奇蹟」。

紐約市居民有時會看著彼此說，「發生在紐約的這件事——這場突如其來、考驗臨場反應的全體動員搜救行動——如果換做是在很多別的地方，可能就不會發生了。」但這次事件是發生在紐約，一個了解災難、也懂得適當因應的地方。

「如果這是電影的劇情，大家可能就不會相信真有這種事情，」紐約市長麥可·彭博表示，「整個事件順利到不像是真的——飛機完美地降落、絕佳的臨場反應、而且每一個人人都順利獲救。」

短暫的歷險

三十八歲的保羅·喬傑生坐在第一排A號座位，他是個醫學軟體業務員，每週固定會搭飛機，「我當時心想——糟了，我很確信——我們一定都會死掉。」

但結果並非如此，因為奇蹟發生了。

因為當飛機引擎熄火時，駕機者正好是老經驗的滑翔機駕駛，同時也是當下立即能做出人生難逢的決定的人，而且毫無出錯的餘地，沒有第二次機會可言，一旦決定就再也無法回頭了。

07-10

機長饒富才智，經驗老道，對於時間、距離、拉抬力和空氣動力學有其天賦，他成功把機頭拉高，以機尾滑行河面，精確地讓飛機減速後，水平停住。

太過，噴射客機會解體；不及，則會機鼻朝下栽入水中，像顆石頭般沉沒，或是翻覆。

飛機迫降時，屬於紐約交通尖峰時間的前段，一些渡輪正往返於哈德遜河上，而船長們立刻改變航道，幾分鐘內就開始把乘客從機翼上救下來。

那一切都是奇蹟嗎？不盡然，但它是奇蹟的一部分。

以下是奇蹟的一部分。

四十八歲的馬克·胡德在南卡羅萊納州長大。中學時代有個好友比利·坎普，但是兩人已斷了聯絡。胡德去唸「南卡羅萊納軍事學院」，然後加入海軍陸戰隊。他在「沙漠風暴行動」中服役（譯註：是與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相關的美國軍事行動。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於是展開「沙漠盾牌行動」，之後美國再於一九九一年發動「沙漠風暴行動」），而後晉升到少校。他後來從事醫療器材銷售，每週都必須搭飛機。

胡德的座位在飛機前方，是幾十名擠在救生艇上的乘客之一。然後他看到了一張熟識的面孔：比利·坎普，原來坎普也搭了同班飛機。

「比利和我還說上了幾句話，」胡德表示，「我不知道你是否相信上帝，但那的確是個奇蹟。」

奇蹟就是這樣的吧。當我們遭逢不幸時，奇蹟提醒我們，我們並非總是孤獨一人；它提醒我們，就算是在最黑暗的時刻，憐憫與仁慈也會在人心中發光發熱；它提醒我們，那一百五十五人的命運轉折，可以振奮所有人類。

07-11

救人只是應盡的工作職責（譯註：all in a day's work 往往用在對其他人可能很特別，但對某人卻稀鬆平常的情況，意指習以為常、司空見慣）

當班還不到兩小時的通勤渡輪船長布蘭妮·卡坦莎蘿，轉頭看到一架噴射機浮在哈德遜河面上，她當時正由紐約七十九號碼頭往反方向行駛。卡坦莎蘿立即掉頭，航向飛機。

「我當時腦海裡所想的是，飛機很快就會沉沒，我們必須趕到那裡才行，」卡坦莎蘿表示。

從許多方面看起來，這位渡輪船長是個典型的二十歲青年：鼻子上有個幾乎看不見的藍色鼻釘，手機常常響，住在家裡，閒暇時就和朋友出去玩。

但是當卡坦莎蘿看見水中的飛機時，她的反應就像個一生都和船打交道的老練專家。當時機上乘客都逃到機翼上等待救援，卡坦莎蘿把船駛近機翼，此時飛機正被穩定的水流往下游拉，她靠著船員的指引操控著渡輪，設法讓渡輪與飛機保持並排。不居功的卡坦莎蘿把讚譽歸功給同船船員，他們用救生籃把乘客拉到渡輪上。

「他們才是在那裡把人們從水中拉上來的人，」卡坦莎蘿表示。

亞伯特·馬提是在卡坦莎蘿船上工作的商店服務員，他說當時的形勢對救援非常有利。「他把飛機就降落在所有船隻行進的河道上，」馬提表示，「我打電話告訴我的牧師說，『請教會為我們祈禱，讓我們能救出所有人。』」

卡坦莎蘿對於自己受到的矚目顯得很不好意思。

「嘿。超級英雄，你在這裡做什麼？」一個綽號叫「水桶」的男子透過渡輪的無線電說，「我可以跟你要簽名嗎？」

「沒有簽名啦，」卡坦莎蘿笑著回答，「但我會過去找你。」